

L'Occupation

Annie Ernaux



占据

著

[法] 安妮·埃尔诺

译

米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L'Occupation
Annie Ernaux



占据

著

〔法〕安妮·埃尔诺

译

评
米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评
米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安妮·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利勒博纳，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度过青年时代。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，曾在安纳西、蓬图瓦兹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教书。她住在瓦兹谷地区的塞尔吉。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作者简介

安妮·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利勒博纳，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度过青年时代。持有现代文学国家教师资格证，曾在安纳西、蓬图瓦兹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教书。她住在瓦兹谷地区的塞尔吉。20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译者简介

米兰，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，现居巴黎。译有《法国大革命思想史》《美杜莎的笑声》等作品。

译者简介

米兰，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，现居巴黎。译有《法国大革命思想史》《美杜莎的笑声》等作品。

“安妮·埃尔诺作品集” 中文版序言

当我在二十多岁开始写作时，我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的样貌，剥离其物质层面的东西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。比如，那时我认为我的家庭环境和我父母作为咖啡杂货店店主的职业，以及我所居住的平民街区的生活，都是“低于文学”的。同样，与我的身体和我作为一个女孩的经历（两年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）有关的一切，在我看来，如果没有得到升华，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。然而，用我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尝试，我失败了，它被出版商拒绝。有时我会想：幸好是这样。因为十年后，我对文学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。这是因为在这期间，我撞击到了现实。地下堕胎的现实，我负责家务、照顾两个孩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婚姻生活的现实，学识使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死亡的现实。我发觉，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：通过我所经历的，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，把现实揭露出来。第一人称，“我”，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，它能够锻造记忆，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。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“我”，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，没有其他的顾虑。

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——把个体性和私密性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和可理解的实体，可以进入他人的意识。这些书以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、爱的激情、社会的羞耻、疾病、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经验中。与此同时，它们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差异，质疑男性目光对世界的统治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：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。

安妮·埃尔诺

2023年2月

占据

可我知道，
一旦我鼓起勇气走到自我感觉的尽头，
就能发现自身的真相，同时也是宇宙的真相，
关乎那些不断震惊我们并伤害我们的东西。

——简·里斯(Jean Rhys)

占据

可我知道，
一旦我鼓起勇气走到自我感觉的尽头，
就能发现自身的真相，同时也是宇宙的真相，
关乎那些不断震惊我们并伤害我们的东西。

——简·里斯(Jean Rhys)

1

我总想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作：仿佛文字发表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。仿佛到了那时我已死去，便再无人评判我了。真相只有在死亡的作用下才能大白，也许吧，即便这信念仅仅是幻觉。

醒来第一个动作，就是抓起他晨勃的性器，一直抓着，有如抓住一截树枝。我想：“只要抓着这东西，我就不会在世上迷失。”今天回想这句话的意义，那时候自己似乎想说，除了把这男人的性器紧握在手，别的什么都不想要。

他现在正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床上。她也许正做着同样的动作，伸出手，抓住他的性器。好几个月了，我总感觉那是我的手。

1

我总想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作：仿佛文字发表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。仿佛到了那时我已死去，便再无人评判我了。真相只有在死亡的作用下才能大白，也许吧，即便这信念仅仅是幻觉。

醒来第一个动作，就是抓起他晨勃的性器，一直抓着，有如抓住一截树枝。我想：“只要抓着这东西，我就不会在世上迷失。”今天回想这句话的意义，那时候自己似乎想说，除了把这男人的性器紧握在手，别的什么都不想要。

他现在正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床上。她也许正做着同样的动作，伸出手，抓住他的性器。好几个月了，我总感觉那是我的手。

2

然而，是我要自己离开W.的。几个月前，我与他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关系。既出于倦怠，也由于他热切渴望的共同生活我给不了。刚从十八年的婚姻中脱身出来，这自由我不愿放弃。分开后，我们继续通电话，不时也见面。有天晚上他打过来，告诉我他要搬出单间公寓，去跟一个女人同居了。从此通电话和见面也有了守则——电话只能打到他手机，见面绝不能在晚上或周末。崩溃的感觉侵袭而来，而我从中觉出了新东西。这一刻起，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侵占了我自身的存在。只有通过她，我才能思考。

那个女人充斥着我的头脑，我的胸膛，我的肚子，她到处伴随我，支配着我的情绪。与此同时，她这样不间断的在场也使我活得更刺激了。她激发我前所未见的内心活动。她给我以能量，注入异想天开的源泉，我原以为自己没有如此才能。她把我维持在狂热而持续的活动之中。

我忙于被她占据。

这状态使我远离了日常烦恼与恼怒。某种程度上让我超越了常规生活的平庸。就连往往由政治事件、新闻时事激起的反思也影响不了我了。2000年夏季世上发生的事，我即便仔细回想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，除了那架起飞后即坠毁在戈内斯一处旅馆的协和飞机。

一方面是痛苦，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痛苦的思考，确认它，分析它，除此之外，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东西。

我无论如何也要知道她的姓名，她的年龄，她的职业，她的住址。我发现，社会拿来定义个人身份的这些信息反而是头等要紧的，尽管人们轻易就认定它们对真正了解一个人毫无帮

助。只有通过这些信息，我才能从全体女性这无差别的群体中提取一个生理与社会的类型。它们给我再现一个身体，一种生活方式，给我刻画一个人物形象。当他不情不愿地告诉我，她四十七岁，是大学教师，离了婚，有个十六岁的女儿，住在巴黎第七区的拉普大道上时，她的身影便成形了，一丝不苟的套装与衬衫，无可挑剔的发型，在资产阶级公寓半明半暗的光线下，伏案备课。

很奇怪，47这个数字从此变得具体。我到处看到这两个数字，硕大无朋。只有在时间的顺序与老去的过程中，我才找得到女性的位置，我评估她们老去的迹象，拿来跟自己做对比。所有女性，只要我看着像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、居住在高档街区，身穿“优雅简约”的统一套装，就都是那个女人的分身。

我发觉自己憎恨女教师——尽管我自己就曾是教师，最好的女性朋友也是——因为我觉得她们气质坚决，没有瑕疵。高中时代对她们的看法又回来了，那时女教师给我的印象甚至让我以为自己永不可能像她们一样，所以不可能干这行。我情敌的身体就此扩展到整个教师群体，使其前所未有的名副其实——教师的身体，教师的群体。

地铁里任何背着公文包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都是“她”，看到就痛苦。对于我的注视，她总表现得毫不在意，从座位上起身下车时多少带着活泼与坚决——下车的站名我立即记在脑海里——就像在取笑我的人格，就像在取笑整趟车程都把她当作W.新欢的我。

有一天，我记起髻发下双眼闪着光的J.，吹嘘她是如何在睡梦中高潮并惊醒的。而那个女人立即取代了她，我所见所闻都是那个女人，淫靡四溢，反复高潮。就好像女人的一整个类别凯旋般站起来了——有着出众性感魅力的高傲女人，装点女性杂志夏季性感增刊的那些光芒万丈照片上的女人——我则被排除在这一类别之外。

把我遇见的女人的身体转化为那个女人的身体，我持续进行这种操作：我“到处看到”她。

如果我正好从《世界报》的公告版面或房地产广告页读到“拉普大街”，想起这是那个女人居住的街道，阅读就会突然受到干扰，我会继续读报，却不明白读了什么。从荣军院到埃菲尔铁塔，在涵盖了阿尔马桥和第七区宁静高尚街区的一个不确定范围内，有一片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前往冒险的领地。那片区域完全被那个女人玷污了，却始终与我同在，从我居住的城西郊外高楼的窗户就能望见埃菲尔铁塔，塔顶灯光化作光的画笔，扫来扫去，每晚固定而固执地为我勾勒出那片区域的轮廓，直至午夜降临。

当我不得不进入巴黎市区，去拉普大街附近的拉丁区办事，极有可能撞见由那个女人陪同的W.，我就觉得自己进入了敌方空间，以说不清的方式从各个方向受到监视。就好像我用那个女人的存在填满了这街区，我自己的存在反而无处容身了。我觉得自己是假的。走在圣米迦勒大道或圣雅各路上，即便是不得不去，也像在暴露我想遇见他们的渴望。我承受着无尽的谴责目光之重压，整个巴黎都在为这渴望惩罚我。

嫉妒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，用某个自己从未见过的存在填满一座城，乃至整个世界。

当我想到别的事，感到恢复了以前的自己，难得能够喘息片刻时，那个女人的形象会猝不及防地穿透我。仿佛这形象不是自己头脑的产物，而是突然从外界闯进来的。这女人似乎能够在我脑海中随意进出。

我常在脑海里给自己放电影——想象即将到来的美好时光，外出、假期、生日晚餐——所有这些总是预演日常生活乐趣的自我虚构，全部让位给外界涌现的钻心画面。就连在梦中，我都不再自由。我甚至不再是自我再现的主体。有个我从

未见过的女人不请自来，侵占了我。或者正如有天某个坚信自己被敌人施法夺魂的塞内加尔人所说，我“中了蛊”。

只有当我试穿刚买的长裙或裤子，期待着下次与W.会面时，才觉得摆脱了这种侵占。我想象他注视的目光，于是变回了自己。

我开始为跟他分手了而痛苦。

我不被那个女人占据时，就暴露在外部世界的猛烈攻击下，想起我与W.的共同过往，事到如今有了无可挽回的失落之意。

我们相处的画面会在记忆里突然浮现，像电影那样，一帧一帧地不间断快放，令人眩晕，重叠堆积，不肯消失。街道、咖啡馆、酒店房间、夜班列车、海滩，盘旋着相撞。大量场面和景象，真实得吓人，好似“身临其境”。感觉就像我和W.这段关系期间存下的图像，正由大脑持续喷射释放，而这喷涌我无法阻止。仿佛那些年的整个世界铁了心要把我吞没，只因我当初没好好品尝它那独特的滋味，所以回来报复。有时，这痛苦弄得我近乎疯狂。不过，痛苦正是我还没疯的标志。我知道自己还能倒上一大杯酒，要么吞下一片安眠药，好让这残酷的旋转停下。

这是我头一回感受到情感与情绪的物质性，那样持久、有形，乃至独立，完全脱离我的意识而自由活动，让我实实在在受其折磨。这些内在状态对应着自然界：浪涛汹涌，崖壁坍塌，无底深渊，海藻蔓延。我终于明白了拿水火比兴的必要。哪怕最为滥用的比喻，也得先有生活体验才行，某一天，被某个人所体验。

电台播放的歌曲、报道，还有广告，总会一再把我的抛入与W.相处的时光。听到《我等着》(I'll be waiting)，《只是个好

人》(Juste quelqu'un de bien)或乌斯曼·叟(Ousmane Sow)的访谈，我会立即哽咽。后者创作的巨型雕塑展，我曾与他一道在巴黎的艺术桥上看过。任何令人联想到分手或别离的事——某女主播离开任职三十年的FIP电台——都足以让我心神不宁。我像因疾病或抑郁而变得虚弱的病人，任凭所有痛苦在体内发生共鸣。

有天晚上，站在法兰西岛大区快铁的月台上，我想到安娜·卡列尼娜跃向火车前的一瞬，想到她当时手持红色小包。

最先回想起来的是我们相处前期的事，关于自己如何使用他那“宏伟”的性器，我还曾将其写进私密日志。到头来，如今的我，看到的并不是那个女人，而是当初恋爱中的自己，如此确定他的爱意；是站在我俩之间尚未发生的一切边缘，却再也不可能成为的那个自己。

我想把他夺回来。

有部影片，我迫切期待它在电视上播出，理由是我错过了院线上映。事后我不得不承认，其实完全不是因为这个。我错过院线上映的影片那么多，几年后也都上电视了，可我并不在意。我单单想看《肉体学校》(L'école de la chair)，因为我知道电影讲的是穷青年与年长且富有的女性发生关系，这正是我与W.的故事，也是现今那个女人与W.的故事。

不论剧情如何，只要女主角痛苦，那就是再现我的痛苦。沉重的双倍痛苦，压在女演员身上。太沉重了，以至于电影结束时，我仿佛也卸下了担子。有天晚上，我看一部日本黑白片，讲的是战后，不停下雨，边看边以为自己也沉到悲痛之底了。我想，这要是在六个月前，我就会带着愉悦观看同一部电影，还会因未曾经受片中的苦痛而感到深深的满足。事实上，情感宣泄只对那些没受过激情折磨的人有效。

) 偶然听到的《我会活下去》(I will survive)也会使我愕然。早在这支歌响彻世界杯各足球队更衣室之前，我已在W.的公寓和着它狂舞过好几个夜晚了。那时候我在他面前转啊转地起舞，满脑子只有歌曲的旋律与格洛丽亚·盖诺的烟熏嗓，感觉爱情已经战胜了时间。后来在超市，我在两则广告的间隙听到这首歌，歌者反复唱出的主题有了全新的意义，如此决绝：我也会，一定会，我会活下去。

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書 房

偶然听到的《我会活下去》(I will survive)也会使我愕然。早在这支歌响彻世界杯各足球队更衣室之前，我已在W.的公寓和着它狂舞过好几个夜晚了。那时候我在他面前转啊转地起舞，满脑子只有歌曲的旋律与格洛丽亚·盖诺的烟熏嗓，感觉爱情已经战胜了时间。后来在超市，我在两则广告的间隙听到这首歌，歌者反复唱出的主题有了全新的意义，如此决绝：我也会，一定会，我会活下去。

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書 房

3

他始终不愿告诉我她的姓名。

这不在场的姓名哟，我围着这空洞打转。

我们继续会面，在咖啡馆，在我家，这时候我会反复问他，有时以游戏的形式（“告诉我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好了”），他不答应，说是不愿受我“逼问”，同时还问我：“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？”我时刻准备好据理力争：“求知欲本身正是生命与智慧的形式。”结果却只应和道：“没什么好处。”其实心里想：“有一切好处。”我还是小孩子时，在学校操场上喜欢看隔壁班的这个或那个女孩，就会想尽办法得知她们的名字。青春期的我，又弄到了常在路上碰见的男孩的名字，还把其首字母缩写刻在教室的木课桌上。在我看来，给那个女人安上一个名字，透过那字眼和发音传达的东西，我就能想象出一种人物类型，就能暗自占有她的形象——即便是全然错误的形象。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，意味着在我自身存在缺乏之处，夺取一点点属于她的东西。

在我看来，他不肯告诉我她的姓名，哪怕稍微描述一下也不肯，是怕我对她施以暴力或诡计，怕我去找她大闹一场——他竟以为我能做出最坏的事，这可耻的念头加深了我的痛苦。有时，我还疑心这是他的情感兵法：让我一直处于沮丧中，好把我对他重燃的渴望维持下去。有时，我又会从中看出他对她的保护欲，保护她不受我的思绪干扰，仿佛这思绪对她有害似的。其实，他兴许只是依照童年养成的习惯行事，在同学面前为酗酒的父亲打掩护——他习惯隐瞒一切，任何细节，哪怕有一点点可能导致他人评判的细节，都要隐瞒，“祸从口出”，羞怯而傲慢的他从这条定理中汲取了力量。

我为搞到那个女人的名字而痴狂，这需求不惜一切代价也

要被满足。

我到底还是从他那儿套出了一些情报。他坦白她是巴黎三大历史副教授的当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登录该大学的网站。我一见按照专业列出的教师名单，再见名字边上就是电话号码，那一刻难以置信的癫狂幸福感啊，智力层面的任何发现带来的幸福都无法与之比拟。我下拉页面，又逐渐感到失望：即便历史专业的女性教师远远少于男性，我也无法从这份名单中识别出她。

只要从他那里榨取到新线索，我就会立即投入磨人却不懈的网上搜索，上网一下子成了生活中的紧要大事。他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迦勒底人，我马上发动搜索引擎——“引擎”这名字起得好，我思忖——搜索“博士论文”。经过无数次点击——专业、答辩地点——，我注意到一名女教师。之前在巴黎三大的古代史教师名单上，我已经见过这个名字了。我怔怔地看着屏幕上那几行字。那个女人的存在从此变得真实，真实得残酷而难以摧毁，像一尊塑像，拔地而起。接着，有一种平静侵袭了我，伴随而来的是空茫之感，与考试通过后的空虚类似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怀疑袭来，我登入国家电信网络(Minitel)上的公共电话簿，搜索几次，发现这位女教师住在凡尔赛，而不在巴黎。果然不是那个“她”。

每次，只要我又对那个女人的身份产生新怀疑，胸口就会立即被这暴烈喷发的想法刺穿，留下一个空洞，手就会立即发热，这灼热之于我是确信的标志，或许正如光照之于诗人或学者。

有天晚上，我又经历了这样的确信，立即上网搜索教师名单上的另一个姓名，看看她是否出版过有关迦勒底人的著作。该姓名的页面下方写着：“《圣克肋孟圣髑之迁移》论文准备

中。”我被喜悦冲昏了头，想象自己带着摧枯拉朽的讽刺对W.说：“《圣克肋孟圣髑之迁移》，多么激动人心的选题！”或者“这就是全世界翘首期盼、感天动地的论文了吧！”之类，大意如此，我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就是为了肆意嘲讽那个女人的辛勤工作。可是种种迹象表明，她不可能是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首先，殉教的罗马教宗圣克肋孟和迦勒底人之间实在没什么明显的联系。

我还想象自己拨通那些教师的电话——号码我已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，拨打前还得小心翼翼地加拨隐去来电显示的3651——，“可以叫W.接电话吗？”如果真是那个女人，如果她真的回答：“可以”，我就会语调粗俗地拉扯她的健康问题，那是他不小心泄露给我的：“哎呀贱人，你那不争气的胆囊好点了吗？”然后挂断电话。

这样的时刻，我会感觉原始的野性复苏了。要不是社会规范压制内在冲动，我大概会就此肆意妄为，比如，也许不是在网上搜索那个女人的姓名，而是咆哮着对她射光整把左轮手枪的子弹：“婊子！婊子！婊子！”我确实这样尖叫过几次，只不过手里没枪罢了。我内心深处的痛苦正在于没法杀死她。我好羡慕残暴社会的原始风俗，许我绑架她，甚至杀了她，三分钟内完事，没有绵延不绝的痛苦。我更加理解法庭为什么要宽大处理所谓的“激情犯罪”。法律本是源自理性和社会生活之必需，它惩罚杀人犯，却不适用于激情犯罪，因后者遵循另一种法则，源自本能：想要消灭侵犯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人。由于难以忍受痛苦折磨而犯下终极罪行，法庭实在不愿多加惩处，那是奥赛罗的罪行，是罗克珊的罪行。

因为这关乎重获自由，关乎抛开内心重负，我的所作所为全为这一目的。

我还记得当初结识W.后，他离开前任与我在一起，那女孩曾对他说：“我要在你身上扎针。”用面包芯做个小人，对其

扎针，在我看来也没那么蠢了。然而，双手摆弄面包芯，往小人心口或头部戳针的傻瓜可怜虫不是我：我不会“堕落到那个地步”。可是堕落的诱惑又是那么吸引人，那么吓人，就好比从井口躬身往下看，望见自己的形象在井底颤动。

在此写作，跟扎针也没什么不同吧。

总的说来，我接纳了自己原先鄙视或嘲笑的行为。“怎么可以这样！”变成了“其实我也可以这样”。我觉得自己的痴狂态度跟某些社会新闻的主角类似，据报道，有个年轻女性持续多年打电话骚扰前任及其女友，答录机都让她的留言塞爆了，诸如此类。既然我能从几十个女人身上认出W.的女人，那么我也会像类似处境中最疯癫和最大胆的女人一样抓狂。

（也许不知不觉间，这篇叙述也会成为同病相怜之人的投射吧。）

白天，我还能压制求知欲。夜晚，防线崩塌，求知欲卷土重来，攻城略地，强悍无比，仿佛不过是借着日常活动的时光小睡了一会儿，要么就是暂时被理性削弱了。我整天都在抗拒这欲望，夜里却让它尽情释放。这是给自己的犒劳，因为我已经“好好表现”了这么长时间，好比肥胖症患者，从早上开始严格控制饮食，到了晚上终于准许自己吃一块巧克力。

想给她跟W.同居的那栋楼里所有人打电话——我从国家电信网络上抄下了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——最想做的事，最可怕的事。这么做也许就能听到她本人的声音，就能一下子进入那个女人真实的存在。

有天晚上，我真的拨通了每一个电话号码，不忘先加拨3651。有的是答录机应答，有的无人接听，还有陌生男子接听的“喂？”这时候我就挂断。有个女人接起来，嗓音中性而果决，我说找W.，对方吃惊地说没这个人，我也惊呼起来，说打

错了。这次付诸行动，朝着背德行为迈出振奋人心的一大步。我给每个拨过的号码仔细注明特征，男性或女性，是否转入答录机，是否语带犹豫。有个女的，一听我问起W.，就一言不发地挂断电话。当时我敢肯定就是她。过后又觉得，这线索也不算很确凿。那个“她”也许没让自己的号码显示在公共电话簿上。

在我拨打的电话中，有个叫多米尼克·L的女人通过答录机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我决心不放过任何可能，第二天一早就打给这只手机。一声欢天喜地的“喂”，透露了这声音的主人迫切等待来电的快乐心情。我一句话也没说。电话那头的声音骤然警觉起来，咄咄逼人地“喂”了好几次。我终于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，又尴尬，又惊喜，发现有种魔鬼般的力量，如此轻易就能远距离使人惊慌而不必受罚。

我的行为与我的欲望是尊还是卑，这问题我打电话时没顾及，此刻写作时也不考虑。有时我想，是否这亏欠才是我们实实在在触及真相的代价。

对自己的搜寻进展既不确定又急需知晓，原本抛到一边的线索也会突然重新被激活。给无论多么不相干的事找出因果联系，这一点我能力超群。有一回，他推迟了我们约好的次日碰面。当天晚上我听天气预报，听到主播结语一句“明天庆祝的是多米尼克日”，我竟确信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：他明天来不了我家，因为那是她的命名日，他们要一起下馆子，共进烛光晚餐什么的。电光石火间，推断顺理成章，不容置疑。听到“多米尼克”那一刻，手顿时变得冰凉，身体的反应如此猝不及防，这是推断确实无误的证据。

这搜寻，这无节制的线索组合，会让人认为是对智力的不当运用。我却看出其诗意的功能，同一种作用也发生在文学、宗教中，以及偏执狂身上。

而我写的正是我所体会的嫉妒，是对这段日子里自身的欲望、感受、行为的追寻与堆积。对我而言，写作是赋予这份痴迷物质性的唯一方法。我总怕漏掉某些根本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写作正像对真实的嫉妒。

而我写的正是我所体会的嫉妒，是对这段日子里自身的欲望、感受、行为的追寻与堆积。对我而言，写作是赋予这份痴迷物质性的唯一方法。我总怕漏掉某些根本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写作正像对真实的嫉妒。

4

有天上午，我儿子的朋友F.打电话来，说她搬家了，留给我她在巴黎第十二区的新住址。新房东是巴黎三大的历史老师，会请她喝茶，会借书给她。这些话语从轻松的对话中流出，像炫目的巧合击中我。就这样，接连几个礼拜的无果搜寻过去，却是F.的童嗓带给我知晓那个女人姓名的机遇，她的房东在同一所大学教同一门学科。然而我断定不可将F.卷入我的调查，不可激发她注定会非比寻常而绝对热情的好奇心。我们结束了通话，尽管我下定决心抵制诱惑，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再打给F.，想请她向房东打探那个女人的事。不知不觉，请求F.帮忙的开场白已经在脑海中成形。几小时内，满足自我的欲望迫不及待，战胜了暴露自我的恐惧。到了晚上，我像个变态那样说服自己，我想做的事没什么坏处，反而是不得不这么做，然后决绝地按下F.的号码，热切盼望她在家，使我不必推迟调查，使我可以说出酝酿了一下午的句子：“F.，有件事想拜托你！很浪漫的事哦！可以问问那人的姓名吗……”诸如此类。

拜托F.帮忙调查后，我以为目的达成，就觉得疲惫，空虚，多久才有回复，是怎样的回复，都无所谓了，每次都这样。而回复又使我疑心再起：F.的房东完全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位教师。我猜这房东撒谎，我猜她认识那个女人，也想保护她。

我在日志里记下：“决定了，不再见他。”写这几个字时，我不再痛苦，明明是写作减轻了痛苦，却以为自己那被剥夺的感觉与嫉妒心已经终了。刚合上记事本，求知欲又开始折磨我，想知道那个女人的姓名，想获得跟她有关的信息，所有这些，又会再度导致痛苦。

当他来我家，进了洗手间，我就被他放在玄关的公文包吸引住了，无法自拔。我确信包里藏着我想知道的一切，她的姓名、电话号码，也许还有照片。我静静走向公文包，对着这黑

色的东西发呆，想去碰，又不能碰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我幻想自己提着包逃到花园深处，将其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拎出来，到处乱扔，像个真正的扒手那样，直到翻出想要的东西才肯罢休。

悄悄去她住的拉普大街找出那个女人的身份，显然很容易。如何巧妙打开我不知道密码的大门呢，只要预约在同栋建筑内执业的妇科医生就好了。但我非常害怕被他撞见，或被他们两人一起撞见，暴露自己的弃妇心态：不再被爱，却仍想被爱。我也可以出钱找私家侦探，可这同样是对别人展示自己的欲望，更何况侦探的职业我也不怎么高看。似乎我只想发现那个女人姓名的功劳归到自己或运气身上。

在此写作，从而暴露自己的痴迷与痛苦则是另一回事，不会让我像去拉普大街那样害怕。写作，原本就是不让人看见。今天通过写作，暴露并探索自己的痴迷，于我一点也不难，更不会使我尴尬，可我难以想象自己把脸，把身体，把嗓音，把一切个人特征暴露在别人眼中，让人看见我被遗弃而不知履足的样子，这也太残酷了。老实说，写作一点也不痛苦。不过是强迫自己描述那将我囿于其中的嫉妒心所引发的想象和行为，是把私人秘事化为可知可感之物，好让那些在我写作当下无形的陌生人，之后也能将这个物占为己有。字里行间的已经不再是我的欲望，我的嫉妒，而是欲望本身，嫉妒本身，而我只是在不可见之处书写。

色的东西发呆，想去碰，又不能碰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我幻想自己提着包逃到花园深处，将其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拎出来，到处乱扔，像个真正的扒手那样，直到翻出想要的东西才肯罢休。

悄悄去她住的拉普大街找出那个女人的身份，显然很容易。如何巧妙打开我不知道密码的大门呢，只要预约在同栋建筑内执业的妇科医生就好了。但我非常害怕被他撞见，或被他们两人一起撞见，暴露自己的弃妇心态：不再被爱，却仍想被爱。我也可以出钱找私家侦探，可这同样是对别人展示自己的欲望，更何况侦探的职业我也不怎么高看。似乎我只想将发现那个女人姓名的功劳归到自己或运气身上。

在此写作，从而暴露自己的痴迷与痛苦则是另一回事，不会让我像去拉普大街那样害怕。写作，原本就是不让人看见。今天通过写作，暴露并探索自己的痴迷，于我一点也不难，更不会使我尴尬，可我难以想象自己把脸，把身体，把嗓音，把一切个人特征暴露在别人眼中，让人看见我被遗弃而不知履足的样子，这也太残酷了。老实说，写作一点也不痛苦。不过是强迫自己描述那将我囿于其中的嫉妒心所引发的想象和行为，是把私人秘事化为可知可感之物，好让那些在我写作当下无形的陌生人，之后也能将这个物占为己有。字里行间的已经不再是我的欲望，我的嫉妒，而是欲望本身，嫉妒本身，而我只是在不可见之处书写。

5

我打电话给他——当然是打手机，他并未给我那个女人家的电话——而他竟惊叫起来：“一分钟前我正好在想你呢！”可我听了这话却高兴不起来，也没觉得彼此心有灵犀，只感到难以承受。我只听出：其他时间里他没在想我。而我没法说出口的话恰恰是：从早到晚，我一直在想他和她。

彼此交谈时，他会不经意抛出一句“还没告诉过你吗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就开始叙述他几天前的经历，或是说起工作上的新鲜事。这句不算问题的问句会立即让我陷入沮丧。它只说明，同样的事他已经对那个女人说过了。因为与他亲密，她才是第一个掌握有关他的消息之人，从区区琐事到重大新闻。而我总是第二个知道，“第二”还只是理想状态。伴侣生活的舒适与持久，很大程度上依赖彼此能够时刻共享经历与心事，而我已经失去这种即时共享了。“还没告诉过你吗？”把我归入不定时见面的朋友和熟人行列了。我已不再是他每日生活不可或缺的头号见证人。“还没告诉过你吗？”把我打回时不时当个听众的角色。“还没告诉过你吗？”意思是“我没必要告诉你。”

这段日子，我仍在坚持内心叙述中过活，编织日复一日的所见所闻之物，为的是说给当时并不在场的爱人——我很快发觉，他对听我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件事已经没兴趣了。

身为而立之年的男子，他明明有那么多女人可以挑，却偏去喜欢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，真受不了。很显然，他这个选择证明了他当初之所以爱我，并不是我原本以为的那样：因为自己在他眼里是独特的存在。他就是喜欢成熟的女人，她们通常有这些特点：经济独立、生活稳定，即便没有当妈的经验，也有当妈的兴趣，在性方面温柔细腻。我发现自己只是一连串女人中可替换的某位。其实，我的推论也适用于自己。我该承

认，他因年轻而具备的种种优点，也构成我依恋他的关键。可我一点儿也不想逼自己客观地看待问题。从恶意的喜悦与暴力里，我找到了对抗绝望的方法。

在某些社交场合，我的作品得到认可，能使我对这个女人产生补偿般的优越感，但这样的优越感触动不了我的内心。想象他人，想象他们的目光，不论这想象多么清晰，多么使人振奋，多么满足虚荣心，也丝毫无法撼动她的存在。嫉妒原本就是自我否定，把自身与对方所有的差异转化为劣势，贬低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容颜，还有我的工作，我的整个存在。在那个女人家里，他能够收看我所居住的郊区收不到的巴黎电视一台，就连这也使我羞耻。她不会开车，也从未考过驾照，而我为了能像大家那样开车去西班牙享受日光浴，早在二十岁时就兴冲冲地考取了驾照，这又使我觉出彼此智力的差异：她对实践技能的漠不关心显得多么高级啊。

只有在想象那个女人发现他仍在与我见面时，才觉得快活，这不，他刚送了我一副胸罩和一条丁字裤当生日礼物。身体因此放松下来，仿佛真相得启，如沐至福。痛苦终于离我而去。想象着她嫉妒的痛苦，我暂时卸下了自己的痛苦。

有个礼拜六的晚上，走在圣安德烈路上，我想起与他在这个街区共度的那些周末，那时候的自己并未感到特别快乐，不过将其当作例行公事，毫无惊喜可言。必须有一个他者，必须有另一个女人对他的渴望，才会有种强大的力量，把厌倦以及我之所以跟他分手的种种理由扫荡干净。那一刻，我认为只有屁股，只有那个女人的屁股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

今天，正是这屁股促使我写作。

最大的痛苦，正如最大的幸福，无疑都来自他者。我理解有人对此心怀畏惧，为了规避痛苦，就尽量只爱一点点，要么专注于在共同兴趣方面达成共识，譬如音乐、政治立场、有花

园的房子，要么不断增加性伴侣，将其当作娱乐对象，而不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相连。然而，即便我的痛苦显得如此荒谬，与其他肉体的或社会的痛苦比起来甚至可耻，它对我而言依然奢侈，比起生活中某些平静而充实的时刻，我情愿承受这痛苦。

更有甚者，当我历经学业与辛苦的工作，历经婚姻与生育，总之对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，我认为自己终于可以投身于早在青春期就被忽视的本质之物了。

园的房子，要么不断增加性伴侣，将其当作娱乐对象，而不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相连。然而，即便我的痛苦显得如此荒谬，与其他肉体的或社会的痛苦比起来甚至可耻，它对我而言依然奢侈，比起生活中某些平静而充实的时刻，我情愿承受这痛苦。

更有甚者，当我历经学业与辛苦的工作，历经婚姻与生育，总之对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，我认为自己终于可以投身于早在青春期就被忽视的本质之物了。

6

他说的话，没有一句无关痛痒。他说：“我在索邦工作过。”我听见的却是：“他们一起在索邦工作。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供我孜孜不倦解密的素材，我的解读由于无法证实而难以忍受。一开始没注意的话语，到了夜里又会突然想起，带着明晃晃而使人绝望的意义将我蹂躏。在人们通常赋予语言的功能中，交流和沟通反而成了次要，话语只意味或不意味着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对我或对她的爱。

我弄了个清单，列出过去对他的不满。每写下一条谴责，我都感到强烈而转瞬即逝的满足。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却不_想对他罗列这份满当当的罪名，因为我猜一个人不会认错，除非他寄希望于认错带来的好处。从我这里，他没什么好处可要，如果有，大概就是希望我别再骚扰他吧。

欲望有着了不起的作用，可以利用一切论据支持自己。我因此恬不知耻地采纳了杂志上到处都是的刻板印象和既成见解，安慰自己说，那个女人的女儿一定受不了母亲有个比她年轻那么多的情人，或者女儿也会爱上母亲的情人，三个人从此再也无法在同一屋檐下生活，诸如此类。

走路时，做重复性的家务时，我会搭起理论的大厦，好向他证明，他落到陷阱里了，他应该回到我身边。我这样在心里写小论文，论据信手拈来，滔滔不绝，任何别的课题都不会激发如此强烈的修辞热忱。我们刚在一起时，内心不停滚动的色情画面，现在我尽量避免去想，因为再也不会实现了；所有欢愉与幸福的梦幻，如今全部让位给枯燥而无果的劝说话语。当我终于拨通他的手机，而他只用一句清醒而敏锐的“我不喜欢被人施压”就把我的逻辑建构打回乌有，我才发觉这份劝说之刻意。

唯一的真话，我永远也说不出口，那就是：“我想跟你上床，让你忘掉那个女人。”其他一切话语，严格说来，皆为妄言。

我的论证策略中跳出这么一句：“你情愿让那个女人约束你，却不愿让我给你施压。”真实得令人眩晕。在我看来，这真相如此不容辩驳，正如盈满其中的伤害欲不容辩驳：好想逼迫他起来反抗从前也由我带给他的那种依赖感啊。对自己拣选的字眼，简洁的造句，我很满意，甚至想当即说出这句“杀手锏”，把我那几经推敲的完美回敬从想象的剧场搬到生活的舞台上。

必须做点什么，必须立即就做，一点点延迟都无法忍受。这条紧急状态法则反映着疯癫与痛苦的状态，而我正持续处于这样的状态。必须等到下次通电话，才把自己刚发现并酝酿成句子的真相回敬给他，太难熬了。就好像随着日子的推移，这真相会渐渐变得不是真相了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凭借一个电话、一封信、归还一张恋爱相片而摆脱痛苦的希望，希望可以一劳永逸，把这痛苦抛在身后。可是，内心深处或许一直不想摆脱这痛苦，想要一直受苦，因了这痛苦，世界才有意义。因为我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，在于迫使他做出反应，维系彼此间痛苦的联系。

有时，无论如何都要采取行动的紧迫感伴随着狂热的算计。发信息还是打电话。今天还是明天，还是下周。说这个还是说那个。到头来，又疑心一切都行不通，于是诉诸抽卡片或叠好的小纸条，因为抽签时可以闭上眼。读签时满足或遗憾的心情，能使我明白自己真实的欲望所在。

如果我能做到不顾紧迫感，把熊熊燃烧的通话欲望推迟一两天，最后通话时自己紧绷的嗓音，组织困难的表达，要么词不达意，要么咄咄逼人，又会糟蹋推迟通话的效果。在W.看

来，不啻昭然若揭的把戏。

他夹在两个女人之间，男人的惰性使他拒绝探讨，而我感到一阵义愤，再也无法理论，也顾不得言语得体了。痛苦满得快要决堤，差点就要化作辱骂了：“跟你的荡妇待在一起吧，大混蛋！”——结果流出的是泪。

有个礼拜天下午，我跟途经法国的L.一块儿去看戏。我有七年没见过他了。后来我们在他父母家客厅里的沙发上做爱，一切来得顺理成章。他夸我美，夸我口活很棒。开车回家时我想，仅仅是这样，还不足以让我好过。我往往期待从性行为中获得“激情的净化”——有首淫曲小调唱得好：“啊！快快插进来 / 快点完事吧 / 啊！（等等） / 事后别谈它”——这次并没有达成。

（我期待从性快感中获得一切。不只想得到快感本身，还想得到爱，融合，无限，写作的欲望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清醒，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，简单得唐突，不带任何情感。）

来，不啻昭然若揭的把戏。

他夹在两个女人之间，男人的惰性使他拒绝探讨，而我感到一阵义愤，再也无法理论，也顾不得言语得体了。痛苦满得快要决堤，差点就要化作辱骂了：“跟你的荡妇待在一起吧，大混蛋！”——结果流出的是泪。

有个礼拜天下午，我跟途经法国的L.一块儿去看戏。我有七年没见过他了。后来我们在他父母家客厅里的沙发上做爱，一切来得顺理成章。他夸我美，夸我口活很棒。开车回家时我想，仅仅是这样，还不足以让我好过。我往往期待从性行为中获得“激情的净化”——有首淫曲小调唱得好：“啊！快快插进来 / 快点完事吧 / 啊！（等等） / 事后别谈它”——这次并没有达成。

（我期待从性快感中获得一切。不只想得到快感本身，还想得到爱，融合，无限，写作的欲望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清醒，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，简单得唐突，不带任何情感。）

秋季，我参加某次跨学科研讨会，发言时注意到，第二排听众里有个女人，棕色短发，看上去不高，四十来岁，优雅，严肃，着深色套装，不断望向我。座位边上放着个皮制背包。我顿时确信那就是她。其他人发言时，我们的目光始终扫在对方身上，视线相接四分之一秒，又立马移开。讨论环节，她要求发言。落落大方，言谈得当。她针对我的演讲提问，却面朝我的邻座。太明显了，故意无视我，证明那就是她。研讨会告示一定张贴于各所大学，她一定是从上面读到我的名字，想看看我到底怎样。我悄声询问两个邻座那女人是谁。两人都不认识她。下午，研讨会继续，她没再来。从这时起，研讨会上的无名棕发女人就成了那个女人。我因此感到释然，乃至愉悦。继而又开始怀疑，觉得这些线索不够——即便都是确凿无疑的线索，有若干目击者为证——可它们全是我内心坚信的形象之实现，是我在这宁静的大学研讨室里找到符合自己所想的一具身体、一副嗓音、一种发型，是与几个月来在憎恶中形成并维持的理想类型相遇。而现实中的那个女人很可能有着金色鬈发，害羞，穿超大码红裙，我却就是不信，因为这种形象从来没出现在我脑海里。

有个礼拜天，我走在P市中心区空荡荡的街道上。加尔默罗隐修院的大门开着。平生第一次，我走了进去。有个男子，整个人匍匐在地，脸面朝下，手臂交叉成十字，朝一尊塑像高声唱诵赞美诗。与扎进这个男人身体的痛苦相比，我的痛苦仿佛并不真实。

有时，我眼前会闪过这样的画面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我会离开她，回到你身边。”接下来的一分钟将在绝对的幸福与难以承受的眩晕中度过，随后则是极度疲乏，精神上的松弛类似于高潮过后身体的松弛，我便自问，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呢。

8

他的性器在那个女人肚皮上的画面，倒是不怎么浮现。更常浮现的是日常生活的画面，他提及自身生活时，小心翼翼地使用单数人称，我听到的却总是复数人称。把他与她连在一起的，并非性事（在沙滩上、办公室角落、酒店钟点房内持续无休地进行着），而是正午时分她拿给他的长棍面包，是混在脏衣服篮子里的男女内衣，是晚上边吃红酱意大利面，边一起观看电视新闻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开始了把他锁紧的驯化进程，缓慢而确凿。小小的双人午餐，放在同一个杯子里的两把牙刷，像这样的彼此交融，似乎正以难以察觉而实实在在的方式，带给他婚姻生活有时会带给男人的朦胧充实感。

过去跟他在一起时，我怕的正是这种日常习惯无声沉淀的力量，而这力量又是如此之强，有的女人为此执迷不悟，把心仪的男人拴在家中，即便她们会因此生气，不满，甚至变得不幸。

跟他通电话时，我也想你来我往说一些过去的私语：“你喜欢弟弟，对吧。”“才不是任何弟弟，我喜欢你的弟弟。”诸如此类。可我放弃了。如今在他听来，不过是些冷却的猥亵话语，无法唤起他的性欲，因为他可以像个受到妓女搭讪的已婚男人那样回答我：“谢了，我的需求可以回家满足。”

越来越多次，在一些短暂的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能够轻而易举走出这占据，打破这魔法，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或者离开房子来到街上。但要达成这一步，还缺点什么，我不知上哪儿去找——不知它会来自偶然，外部，还是我自己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与他一起在圣斐理伯杜鲁勒教堂那边喝咖啡。天冷得要命，而室内暖气不足。从我坐的地方，刚好能看见自己的腿，倒映在古怪装饰着吧台下方的椭圆形镜子里。我穿的袜子太短，上提的裤脚下露出一圈白色的皮肤。我的生活总是这样，总在咖啡馆，总为男人而伤心。而这个男人，他还是像往常那样，暧昧而谨慎。我们在地铁站告别。他会去找那个女人，走进我永远不可能得见的公寓，跟她一起活在亲密里，正如他也曾活在我的亲密里。我边下台阶边对自己重复：太伤人了，太伤人了。

次日夜里，我醒过来，心在狂暴鼓噪。只睡了一个钟头。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疯狂的东西，必须不惜一切地抛弃。我起床，穿过客厅，来到电话前。我拨通他的手机，对着语音信箱留言：“我不想再见你了。但这没什么要紧！”如同卫星通信一般，我远远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故作轻松的语调，伴随着显得荒唐的轻笑。我回到床上，仍被痛苦攫住。已经来不及吃安眠药了。我回想并背诵儿时的祷告词，毫无疑问，期待着这祈祷像从前一样灵验：带给我恩典或平和。怀着同样的目的，我自慰至高潮。清晨来临前，痛苦扩散，绵延不绝。

我趴在床上，开始幻想。有词语在身下，坚硬如磐石，如耶和华的律法石板。字母却跳起舞来，组合，散开，像在“字母表”的面汤里漂浮。必须记下这些词语，只有它们才能救我，没有别的方法。我怕它们消失。只要不写下来，我就会一直陷入疯狂。我开灯，在床头柜上的《简·爱》第一页草草记下这些话。时间是清晨五点。睡不睡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写好了分手信。

第二天，我将其工整地誊写下来，简明扼要，不再夹带惯常伎俩，不要求答复。我想自己已经穿越了那“古代巫师之

夜” (Nuit du Walpurgis classique), 即便我并不知道魏尔伦这首诗的标题的确切含义, 也忘了诗的内容。

(给生命中的时刻取个标题, 好比在学校里上语文课, 给每段文学时期命名, 也许就能更好地掌握它们?)

他没有回信。后来, 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, 纯属寒暄而已。后来就连电话也不打了。

我还是会想起他的性器, 像我们第一夜时的样子, 横在他腹部, 与床上躺着的我双眼持平; 大而有力, 巨棒一样挺立。类似在电影院, 从银幕上看到的陌生性器。

我去做了艾滋病检测。这已成为习惯, 算是某种净化仪式, 就像我青少年时期, 习惯去做忏悔。

我不想再去挖掘那个女人的姓名了, 也不想再知道关于她的任何事(说起来, 即便有人愿意提供情报, 我也在此提前谢绝^①)。我不再从遇见的路人身上看到她的样子。走在巴黎市内, 我不再草木皆兵。当电台响起那首《我等着》, 我不会再转台。即便如此, 有时我仍觉得失去了点什么, 有点像瘾君子发觉自己再也不需要吸烟或嗑药了。

写作可以留住我生活中不再成为现实的东西, 也就是走在街上时将我从头到脚攫住, 继而“占据”我的感觉, 也就是有限而已成过去的一段时间。

到此为止了, 我从被嫉妒所支配的想象中提取的那些形象, 我既是它们的猎物, 也是它们的观众; 我从自己的思维中清点出的那些陈词滥调, 我无法控制它们成倍增长; 我描述了内心自发的陈词, 充满渴望与痛苦, 无论如何也要获取真相, 获取幸福——确实, 这一切全都关乎幸福。我终于用文字填满了那个不在场女人的形象和姓名, 而她, 这六个月里继续化着

妆，忙着讲课，说着话，做着爱，从没想过她也生活在别处，
活在另一个女人的头脑中，肌肤里。

妆，忙着讲课，说着话，做着爱，从没想过她也生活在别处，
活在另一个女人的头脑中，肌肤里。

10

今夏，我又去了威尼斯。我又去了圣斯特凡诺广场、圣特罗瓦索教堂、蒙廷餐厅，自然还有扎特雷街区，全是我和W.一起去过的地方。在拉卡尔齐纳酒店的辅楼，我跟他住过的房间阳台上，花没有了，百叶窗也关上了。下方铺面的铁卷帘门关着，原先“狗狗咖啡馆”的招牌不见了。我向拉卡尔齐纳酒店打听，得知其辅楼已停用两年。它无疑会被出售，当作公寓。我朝海关博物馆走去，但它因施工而闭馆。在从前的盐仓墙边坐下，只见有水漫进来，滞在码头，形成水洼。运河那边的朱代卡岛上，圣乔治堂和救主堂的外墙都遮上了篷布。岛的另一端矗立着黑压压的庞大建筑，那是史塔基磨坊，纵已废弃，却是完好。

2001年5月至6月，9月至10月

10

今夏，我又去了威尼斯。我又去了圣斯特凡诺广场、圣特罗瓦索教堂、蒙廷餐厅，自然还有扎特雷街区，全是我和W.一起去过的地方。在拉卡尔齐纳酒店的辅楼，我跟他住过的房间阳台上，花没有了，百叶窗也关上了。下方铺面的铁卷帘门关着，原先“狗狗咖啡馆”的招牌不见了。我向拉卡尔齐纳酒店打听，得知其辅楼已停用两年。它无疑会被出售，当作公寓。我朝海关博物馆走去，但它因施工而闭馆。在从前的盐仓墙边坐下，只见有水漫进来，滞在码头，形成水洼。运河那边的朱代卡岛上，圣乔治堂和救主堂的外墙都遮上了篷布。岛的另一端矗立着黑压压的庞大建筑，那是史塔基磨坊，纵已废弃，却是完好。

2001年5月至6月，9月至10月

目录

1. [封面](#)
2. [版权信息](#)
3. [作者简介](#)
4. [译者简介](#)
5. [“安妮·埃尔诺作品集”中文版序言](#)
3. [占据](#)
7. [1](#)
3. [2](#)
3. [3](#)
3. [4](#)
1. [5](#)
2. [6](#)
3. [7](#)
4. [8](#)
5. [9](#)
3. [10](#)

Table of Contents

作者简介
译者简介
“安妮·埃尔诺作品集”中文版序言
占据
1
2
3
4
5
6
7
8
9
10